

雪漠
著



西夏咒

下

雪漠
著



西夏咒^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咒 / 雪漠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202-0077-6

I. ①西…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8816 号

出 版 人 刘国辉

责任编辑 李默耘 程 园

责任印制 魏 婷

装帧设计 **U-BOOK**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 编 100037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电 话 010-88390603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508 千字

印 张 17.87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本书缘起	1	第二章 西夏的铁鹞子	17
第三章 阿番婆	27	第四章 偷青	36
第五章 《梦魇》之“诛法”	55	第六章 飞贼的来历	71
第七章 天外的老山	86	第八章 愤怒的乌鸦	96
第九章 朝圣的僧侣	118	第十章 青龙煞	132
第十一章 夜里的蚕豆声	150	第十二章 罪恶	166
第十三章 《梦魇》之“剃度”	175	第十四章 吴和尚的羊心	194
第十五章 落网的飞贼	204	第十六章 护法神牛	216
第十七章 《梦魇》之“怙主”	235	第十八章 老山	253
第十九章 《梦魇》之“涅槃”	263	第二十章 朝圣之旅	277
第二十一章 鸡毛传帖	292	第二十二章 西夏的走水	302
第二十三章 寺门上的破鞋	314	第二十四章 金刚家的木驴	329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屠夫的心灵	349
第二十六章	《梦魇》之五：阿甲的诅咒	356
第二十七章	雪羽儿或是她妈的另一种死法	369
第二十八章	做法器的皮子	389
第二十九章	破戒的僧侣	407
第三十章	红蝙蝠栖息的洞窟	419
第三十一章	瘸拐大遛皮子	439
第三十二章	初冬的阳光	447
第三十三章	菩萨	459
第三十四章	施咒者	472
第三十五章	寻根或是预言	479
第三十六章	命运的空乐	486
第三十七章	灵魂的历程	502
第三十八章	来自亘古的礼仪	509
第三十九章	尾声	522
谈“打碎”和“超越”（代后记）		529
灵魂的流淌（《西夏咒》番外篇）		547

第二十章 朝圣之旅

我一次次死去，一次次再生
扮演着眼花缭乱的角色
生生死死，无休无止
忽而牛，忽而马，忽而猪
可无法摆脱命运的磨盘
没人能告诉我
哪儿是灵魂的出路

1. 蚂蟥沟

不知过了多久，马忽然打起响嚏。琼看到马瞪着蓝色的眼睛望他。他对马说，我又魔住了。马晃晃脑袋，笑了笑。马笑的时候只是左右晃一下下巴骨。琼听得马说，不要紧，我也常魔呢。马是用心说的，琼还是懂了。马说我魔住的时候，就会回到以前当儿马的时候，那时我是马中的王子，是红马王子，你知道军马场不时兴白马王子，最吃香的就是红马王子了。那时，有好多美丽的骡马追我，可我只看中一个美丽的小骡马，那真是美到极致的精灵。我们在美丽的大草原上互相追逐着，大地在我们蹄下飞窜，风托起我们的鬃毛，我们跑得比云还快，比蝴蝶还轻盈。我们也向往未来。我的理想

是跟她生下一大群马驹子，公的都跟我一样强壮，母的跟她一样美丽。我还没有来得及践约我的理想呢，一天，我被一个绳圈儿套了去。他们剥去了我那一跑就抖个不停的蛋儿，我就从儿马变成了骗马。你知道，我就从此进入了梦魇。我的痛苦没人可知。不，只有一个人能理解，就是那个叫司马迁的人，你可以看看他的《报任安书》。

琼拍拍马脖子，说，我的梦魇跟你的不一样，你那是肉体的梦魇，我这是灵魂的梦魇。当你的肉体消失时，你的梦魇就会结束。而我不一样，我活着时，摆不脱梦魇；当肉体消失时，那梦魇也结束不了。

马叹道，一样，一样呀。肉体的梦魇，往往会变成灵魂的梦魇。你不瞧那些饿死鬼们，他们的肉体挨了饿，灵魂不照样在号哭吗？说着，它狠狠打个响嚏。

琼睁开眼。见马一本正经地望他，怀疑方才的对话是在梦中进行的，就笑了。

火籽儿早灭了。琼觉得嗓子有点痒，想来是着凉了。四面看看，倒也没见有啥鬼。东方却亮了，他想，还是上路吧。平日外出时，他多在天麻乎乎的时候上路。他解下缰绳，骑了马，进了老山入口。为了壮胆，他取出雪羽儿给他的绳镖。雪羽儿叫他一定别丢了它，妈只有在摸到它时才会跟他回村。此外，它还有好多用处呢。

琼对马说，走吧，兄弟，别提梦魇了。我们都摆脱不了梦魇。马像沙悟净一样沉默着，它驮起了琼。

天又亮了些。东方没有霞，这就好。要是东天上烧起了云的话，说不定会下雨的。琼虽不怕迷路，但不喜欢下雨，尤其在外出的时候。那淅淅沥沥的雨总能影响他的心绪。琼胡乱吃了几口。他想到了雪羽儿，暖暖的液体在心里荡了。

老山里的空气很潮，雾从不远处的山谷里漫来。马蹄敲击着山道上的石子，唧唧声很清脆。雾里有鸟鸣。琼想，大自然真美，它可不管人间是否有饥饿和死亡，它该美就美。想到村里的情形，他好像进入了天国。

进了老山口里右侧的山道，果然见到了六个岔道。一个开满了野菊花，那菊花有村里的葵花般大，黄色的最多，许多黄蜂正在嗡嗡。琼想，蜂在雾中是不能飞的呀，但有些事是说不清的，却又怀疑那是心里的感觉；另一条道上有好多山桃，山桃指头蛋大。要是在春天，山桃花会红遍山道呢。那山桃吃时味道不好，又酸又涩，但你砸出桃核，再炒一下，用来熬茶，味道就很好了。一些猴子正在抢山桃，它们正打得不可开交，也顾不上看骑马过来的琼了。琼进了左面的第三个岔道。岔道里长些寻常树木，野草也多，被雾弄湿的石头在山道上胡乱地躺着。琼看到了那棵巨大的松树。他有种见了母亲的感觉。那松树有些年头了，人说千年松万年柏，这松树怕也不下千年吧。一群松鼠正在松树上打闹。

琼捡了些松果儿。他想，村里人为啥不到老山里来找吃的呢？要不是族丁把住路口，村里人也许会进山的，他们定然会找到吃的。琼想，也许，好多人并没有想到进山，他们被土地拴了一辈子，也许想不到土地之外还会有活的路数。琼忽然想到了他在进老山的路上看到的好多尸体。他明白了，他们定然也想进老山讨生路，可惜没能进山，就饿毙在途中了。他们定然在等着官家的救助，等绝望时才想到自谋生路，但已经晚了，他们的身体已不允许他们走较长的路了。更也许有好些人进了老山，他们正躲在某个山洞中苟延残喘着，他们或是吃了野兽，或是被野兽吃了。

记得，吴和尚也给一个人提起过老山。那人说，老山？我可不想垫狼肚子。后来，他还是垫了狼肚子或是狗肚子。琼知道，对没进过老山的人来说，老山也是个可怕的梦魇。他们不知道，老山的野菊花正浪漫呢。

琼叹息良久，想，那些饿死鬼们先死了心，然后才死了肉体呀。

琼想到史书上说的成吉思汗灭了四十个国家，砍的脑袋比腾格里沙漠里的沙子还多。有时他想，要是他没杀那么多人会咋样？却知道即使他不杀的话，那些人也早死了。不管是有人杀还是没人杀，世界终究还是这样子。啥样子呢？就是眼前的一切总是流水般消失到远方，再也找不到一点儿踪迹了。他想村里死了那么多人，似乎也没改变啥。那茬人总会在不久后死去的，厚

的黄土照样会将这茬人埋得了无踪迹。这一想，有种很浓的感觉漫上来，淹了好多东西，琼觉得自己又堕入了梦魇。他分不清是梦是醒了。老这样。

琼说，马，走吧。

马说，我不是正在走吗？

琼看到了一根肠子正扭动着前蹿，它灰灰的，像条慌忙逃窜的蛇。它拼命扭动着，将那些草呀石呀挤得东倒西歪了。琼想这也许就是雪羽儿说的羊肠小道。琼取出他收集的烟屎。他跑遍了全村，用芨芨棍捅了几十个烟锅。那些烟锅形状各异，质地也不一样，有用羊蹄甲儿做的，有用黑鹰膀子做的，还有用铜管儿焊的。它们吞了好多旱烟，烟管里便有了烟屎。烟屎是比人屎更难吃的东西，一入嘴，就辣得眼睛里喷水哩。要是你不想活的话，只要吃上半斤烟屎，准比吃毒药管用。琼收拾烟屎时，好些烟锅已不动烟火许久了。他只弄了些干烟屎，拿来后用水一调，想来那蚂蟥不会嫌的。吴和尚只吸鼻烟，但他备了一个二尺长的铜烟锅，专门供养前来供养他的施主们。琼就带上了它。

按雪羽儿的说法，琼该反穿皮袄的。可是他没带皮袄，要是他直接进老山的话，穿个皮袄也没人笑话。他是先进凉州城的，要是他穿个老皮袄，再骑个高头大马，街上会有人笑掉大牙的。他不知道，这会使他遭受很大的痛苦。

琼说，马呀马呀，你要使劲地跑呀，可别叫那蚂蟥追上。你既要快跑，又不能失蹄呀。你要是一失蹄，我就会被抛进蛇窝里了。马嗯了一声。

琼把烟屎涂在毡靴上，他穿了吴和尚的袍子，扎了袖口和系腰。他不忍心往那袍子上涂烟屎。他想，那蚂蟥再快，也不会撵上马吧？

他一夹马腹，枣红马跑了起来。

开始时，小道很宽，但越往前跑，山壁就向小道挤了过来。山上多草，多藤，那藤扭呀扭呀，就在小道上空相交了，各种草都直哩斜哩地扎了来。琼发现这甚至算不上小道的。马蹄在乱石间交替着，时有石子被踢飞。一股潮湿的气味扑面而来，发出腐烂的臭。他不知道蚂蟥有没有听觉，但他看到

了那树叶间探出许多蠕动的东西。幸好马很快，他听到身后有下雨般的刷刷声。他扭过头，见水流般的蚂蟥正在前涌。他发现马脖子上已有了密密麻麻的黑点。它们已经开始啞马血，它们的身子一拱一拱，看得出它们想拱进马肉。琼打个激灵，他抡圆巴掌，一下下拍蚂蟥。挨打的蚂蟥扭动着，一扭动，好不容易扎进马肉的头就出来了。它们发出声声惨叫，滚下马脖子。

琼看到正前方也有了水流般的蚂蟥，定然是声波或是震动将食物要来的消息告诉了蚂蟥，它们兴奋地蠕动着，前者迎，后者追。它们发出血液轰鸣般的叫声，琼分不清那是蚂蟥的叫声，还是自己的心跳。他只是狠劲地抡巴掌。马很感激他，它跑得又快又稳。琼发现，马身上的那些蚂蟥是从上面跳下来的。为了能在红驹过隙的当下占领食物，蚂蟥们下雨般坠落着。琼发现身前身后都下起了蚂蟥雨，身上也有了刷刷的质感，一低头，果然。袍子上麻拉拉地拱动着数不清的蚂蟥，它们正寻找进口呢。靴子上倒很干净，说明那烟屎真是蚂蟥的克星。他忙在靴上抓了一下，在袍子上乱抹一气。凡是他抹过的地方，都露出袍子的本来面目，抹不到的地方仍是蚂蟥的撒欢之所。

忽然，手背痒酥酥的。琼发现不知何时，已有几只蚂蟥吸附在手上了。他觉出了疼。他忙在靴子上抓了一把，在手背上抹抹，那几条蚂蟥遭烫似的滚落了下去。

马一声长嘶。琼知道马在求救。他又往马脖子上抹起了烟屎，边抹，他边将靴子从马镫里脱出，用靴一下下擦马腹。他觉出了异样。原来，不知何时，马腹上吸满了蚂蟥。他的靴子一下子变红了。他知道那是马血。他想，要是这样下去，马血会给吸尽的……不过，尽人力吧，能尽个啥程度，就尽个啥程度。

但很快，他就自顾不暇了。

他身上的蚂蟥们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它们采用人类的打井战术，在外衣上原地打洞。它们边咬边拱，有的脑袋已扎进袍子了。这是最笨的蚂蟥。聪明的蚂蟥在琼的身上游走着，它们发现脖子是琼身上最弱的地方。这是偶然落到脖中的蚂蟥发现的。琼虽然围了围巾，但早在跑动中松了，几条蚂蟥

已经攻入，并咂到了第一缕血。琼觉出了痒酥酥的疼。蚂蟥的进攻很温柔，许多时候，你甚至觉不出它已开始吸你的血。静极的时候，你当然立马就能觉出皮肤上多了异物，但要是你在动中或紧张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你身上的血已经缓缓地流向蚂蟥腹内。你当然能感觉出一点疼，但那是一种夹带着痒意的疼，而不是利利的扎疼。琼在救助马时，他不知道已至少有十条蚂蟥进了他的脖子，其中一条正咬在大血管上，用不着蚂蟥咂，血自个儿就欢欢地供养蚂蟥了。

琼后来知道，他进入的这个小道，叫蚂蟥沟。多年之后，因为有了雪漠的书，它遂为全世界熟知。

琼摸了一把脖子，他抹下了一把软软的东西，长的竟有尺余，模样很像蚯蚓，但头多扁，有点儿眼镜蛇的神韵。琼最悚这类东西。他大叫一声，将那些虫子扔了出去。这时，他才觉出了那软软的东西已游向自己的胸腹，他怨自己没提前在脖子里抹上烟屎。虽然皮肤粘上烟屎后，一点儿也不比蚂蟥叮好受，但烟屎是不吸血的，也没有那种叫人毛骨悚然的恶心。他掏出盛烟屎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没多少烟屎了。他也懒得用手了，只用那塑料袋在脖子里摩擦，但却奈何不了进入他身内的蚂蟥。

他觉得遍身都在痒疼，仿佛每个毛孔都扎进了一条蚂蟥。一想那软软的疹虫正在自己身上逞凶，他很想呕吐。

前方出现了一副骨架，可以看出是动物的，想是叫蚂蟥吸光了血。马经过时一撞，骨架就轰然倒地了，发出一阵清脆的哗啦。渐渐地，白骨多了起来，多是小动物的骨架。但后来竟出现了一个人体骷髅，它倚在小道旁，一副惊恐万状的模样。琼想，要是有人将蚂蟥沟的凶险告诉世人，就没人敢进老山了。这真是比挨饿还要恐怖的事。

蚂蟥雨仍在下着，但渐渐稀了。望身后，蚂蟥汇成的水浪仍汹涌着追来，但前面堵截的，没以前多了。琼想也许是快到头了。他的身上已到处是痒疼了，而且那痒比疼更难受，总叫他想起蚂蟥的蠕动来。脖子里被蚂蟥咬过的地方仍在流血，胸膛上黏黏的很不舒服。衣襟上已有血渗出。他只希望

马别失蹄，要是叫后面那汹涌的蚂蟥洪流追上，身上的这点儿血是不够滋润它们的。他想，蚂蟥虽是个小东西，可一旦起了群，竟然如此恐怖。

琼听到了一阵巨响，像山洪暴发，又像整个森林的树叶在颤抖，更像千万条蛇在吐芯。那声音仿佛来自体内，但身子明显有叫那声音裹挟的感觉，又觉得马成了树叶，飘在那声音的大海之上。他一直没弄清那声音的实质。后来，他问吴和尚，吴和尚回答，那也许就是恐惧吧。琼不满意这回答。吴和尚解释道，换句话说，那声音发自你的心底。琼只是笑了笑。

但身体的痛楚让他顾不上追究那声音了。疼痛已渗遍了他的全身，从表面向深层开进着。他觉出万千只利口在厮咬自己，明知道蚂蟥是无爪的，但他却觉得蚂蟥伸出了千万只爪子在撕扯自己，它们边吸血边吃肉，发出满足的吧嗒声。琼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就像搅天的瘟疫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样，蚂蟥雨也不见了。琼吁了口气，他明白自己逃出了蚂蟥的势力范围。前边已到了相对干燥的地方，回头望去，那蜂拥而来的蚂蟥都停下了，它们涌在一起，攒集成一座蚂蟥山了。一想那山差点儿埋了自己，琼倒抽了一口冷气。

奔驰一阵，看到了半山腰的太阳光。琼终于松了口气。他下了马，见马身上还有百十条蚂蟥，它们大半身子已钻进了马肉。琼抡掌猛拍，约有大多半蚂蟥在挨揍之后缩出了身子。那不是它们心甘情愿地撤退，而是挨疼之后的身体反应。蚂蟥很有弹性，伸长可达尺许，缩住却不过几寸，它们的身子一挨疼，就自然地一缩，就从马肉里出来了。但有十多条很顽固的蚂蟥，虽挨了几巴掌，却还是死皮赖脸地咬在肉里。它们属于死不悔改的那类。它们咬定马肉不放松，身子仍在蠕动，显然还在啜血。琼想到雪羽儿教的另一个法儿，浇以热尿。果然，尿才着身，它们便慌乱地滚落下来了。

清理了马身上的蚂蟥后，琼脱了衣服，将自家前胸和腿部的十多条蚂蟥也一一扇落下来，但他看不到自己的脊背，就背过身去。他想，既然尿能浇下蚂蟥，马的舌头定然也能舔下蚂蟥。马舌头的温度跟尿差不多，在冷血的蚂蟥看来，尿若是沸水，马舌也就成烧红的铁板了。琼说，来呀兄弟，帮我

把这疹虫舔下去。马说成哩，咱哥俩谁跟谁呀。它伸出舌头，一下下舔来，很是舒服。舔了许久，马轻嘶一声。琼笑笑，拍拍马脖子。

2. 嗑牙的老狼

在阿甲的呓语中，琼进了那个林子。

琼并没见到麻籽儿一样撒在阴洼里的狼。琼只见到一只老狼，很丑的老狼，它有着长长的奶头，说明它正奶狼崽。老狼的脸上有一道伤疤，在许久之前的某次角斗中，定然叫对手揭去了面皮。老狼走路似乎有点瘸，细瞧，发现它没有前爪子。琼听吴和尚说过，这号有伤残的狼是狼中的精英，它们定然有跟人做斗争的丰富经验。它为啥不跟狼群一起呢？说不清。也许它是独脚侠之类，也许因为过于老丑，它才自惭形秽地离开了狼群。

琼听吴和尚说狼多不抬羊，只要你不惹人家，狼群一般不主动进攻羊群。祁连山里的狼比较讲规矩。它们都像佛教徒守戒一样守着山神爷定的规矩。但有时候，定然会有个把飞贼——琼想到村里人骂雪羽儿的话，笑了——贼性难改，会瞅个没人知道的空儿闹上一把。也许，老狼正属于这类，更也许它正是因此被赶出了狼群。琼一下子紧张了。他从没跟狼正面交锋过。他很怕狼。他看到了马肩上的肉也在蹦蹦跳跳个不停，琼知道马也很紧张。

老狼冷冷地望着琼。这更证实了老狼的狡猾和凶残。村里人老谈狼，都说狼是不敢望人的，狼最怕跟人对视。多凶的狼都会尽量避免长时间看人的眸子，这狼却奇怪地例外了。狼的眼睛很浑浊，因为浑浊倒显得深不可测了。那凶光就是从深不可测里溢出，寒气森森的。琼觉得树叶在四下里乱抖，一股阴风打着旋儿裹挟而来。琼忽然明白了，狼想摧垮他的意志。狼定然也摸不清他的底细。在不知对方的深浅之前，它也不会贸然进攻的。琼明白了，狼的眼睛也是它的厉害武器。从第一下对视起，他们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琼觉得脊背上有了冷汗。他想起师兄弟们常玩的游戏：绷眼睛，也就是两人对望。你可以在眼中显现出各种表情，或愤怒，或嬉戏，你也可以用面

部表情来配合你，要是对方移开目光，或是笑了，你就赢了。他觉得狼也在跟他玩这一套。这一想，琼的紧张淡了些。却忽然想起这玩法不是在取乐，而是在赌命。他马上提醒自己，哪知这一提醒，紧张更浓了。

老狼眼里发出了一晕晕的波，日日地叫着，向他的眸子扑来。他想到了传说中的摄魂大法。据说真有摄魂大法，训练有素的瑜伽师用咒力和念力诱导你的心率，达到共振；当那共振超过一个极限时，你就可能死亡。狼是否也在用这招呢？琼很想从狼眼里发现对方的心事，但那浑浊把啥都淹了。他想到了梦魇中的怙主，也是因为那不清晰，反倒增加了许多神秘。琼感到眼睛发涩了，他已长时间没眨眼了。他怕对方会趁自己眨眼的间隙扑上来咬断自己的喉咙。他觉得眼皮已有千斤之重。他甚至从老狼的眼里看到了嘲弄的笑意。它定然发现了我的紧张，他想。

老狼的眼珠黄澄澄的，是黄土的颜色。琼忽然想到了土地神咒，听雪羽儿说，那咒不可多念，只七遍即可，琼就念了七遍。他边念边看狼的反应。狼只是甩甩脑袋。那眼珠也闭了闭。琼趁机眨眨眼皮。狼却忽然张开了口，狼的口很大，想来能塞进西瓜的。狼的嘴角已咧到耳门，嘴便成血盆大口了。狼打呵欠似的张了几张，用力一合，两牙就发出了很响的撞击声，它既像是咬空气，又像是在仿效人的叩齿。吴和尚老在清晨起来叩齿，他已叩了几十年。后来，他在往生奶格玛的娑萨朗净土时牙齿仍完好无损。老狼的牙也很好。那两个尖牙很长，舌头也很长。狼的舌头上生着倒钩，据说狼的唾液流到骨头上，骨头也就化成了水。琼当然不信这号没影子的事，但还是被狼的大口惊住了。要是狼得便的话，一下就能咬去自己的脑袋。他还没见过身架这么大的狼呢。他觉得一阵酥麻从脚心传递上来。

琼抽出雪羽儿的绳镖，绳镖的拴法很特别，他只要一甩，镖头就会飞出去。问题是甩出去容易收进来难，它可认不得用它的是谁，闹不好叫镖头咬一下，就是一个血窟窿。他后悔当初没有学点儿武功。他有好多次学武的机缘，他都放弃了。他想，学上多好，人一死，武艺也就没了。武艺也是世间法，是无常的。他想学永恒的东西。他想与其花费力气学武艺，不如多磕

几个大头还有点儿功德呢。这会儿，他真有些后悔了。他想，要是雪羽儿遇上这号事，肯定比他有办法。但那绳镖还是为他壮了些胆，因为他一取出绳镖，狼就停止了嗑牙。它望绳镖，又望琼。它咧咧嘴，像是笑了笑。琼明白它知道自己不会使绳镖，他一下羞红了脸。

马也定定地望狼，马脖子上的肉仍在跳着。马能自由地跳任何部位的肉。哪儿落上虻虫，马就跳哪儿的肉。琼发现马肉动的那儿正是蚂蟥咬过的。琼想，原来，马不是害怕呀。

马无声无息地望狼。说明这马也是久经沙场的老马。要是遇个惊毛骚驴，这时会又是尥蹄子，又是嘶叫，一下就把自家的那点儿货色抖露无遗了，只能证明它是浅碟子货。一想马的镇定，琼很为自己的害怕害羞。记得吴和尚老说，吓自己的，其实不是外物，而是自己那把持不住的心。琼便深深地吸一口气，他想起了上师教他的对治外境之法。一段时间，琼在打坐时老会出现一些景象，忽而是佛，忽而是魔；忽而天堂，忽而地狱；忽而悦人，忽而可怖。上师说那佛也罢魔也罢，天堂也罢地狱也罢，其实都是自心的显现。便教他佛来也杀，魔来也杀，不管天堂地狱，只管守着自己内在的清明和觉醒。琼想，我就把狼当成打坐时心的显现吧。这一来，害怕马上淡了。

老狼又嗑起了牙，涎液也瀑布般流着。琼望望狼空口袋似的肚皮，他断定这狼正饿着。狼的奶子红红的，长长的，很像老母猪的奶头。琼仿佛看到了一群小狼正在某个山坳里嗷嗷地叫着。他心中怪怪地涌出一股情绪。他想，这老狼，也是个母亲呀。他忽然想到了佛的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平日里想到这类故事，觉得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可此刻一遇狼，才发现自己真是离佛太远了。他想都不敢想叫老狼叼上一口，或是割下一块肉施舍给它。这一想，巨大的惭愧席卷而来，倒将那害怕卷没影了。

阿甲说，后来的琼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害怕，而是惭愧。

阿甲说，忽然间，琼悲心大发了。他想，我还是个真正的俗人呀。他后来说，要是那时的老狼真扑来的话，他也许不会反抗的。因为忽然之间，他

没了反抗的斗志。他的眼泪蒙住了视线。待他抹去泪后，他发现那狼早不见了，仿佛这儿没来过狼似的。阿甲说，正是琼大发的慈悲心救了他。因为他不知道，那老狼不仅仅是老狼，简直算得上狼精了。他即使拿上快枪，也伤不了它。只要它一反击，世上便没了对手。但就在那一刹那，琼有了世上最厉害的铠甲，那就是慈悲。

琼终于见到了那顶帐篷。

他有种做梦的感觉。他觉得天空里布满了星星，星星萤火虫一样游动着。明明是在白天呀？琼看到了太阳，他还看到了月亮，星星们也簇拥着太阳。他怀疑这是幻觉。

琼进了帐篷，却发现那帐篷是罩在木屋外面的。一个年轻女子冷冷地望着琼。他没有见到久爷爷，也没有发现雪羽儿说的棺材。那屋子收拾得很整洁，算得上一尘不染了。也难怪，这样洁净的草地上是不该有尘滓的。琼觉得那女子很熟悉，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她。这是个很俗的感觉，总叫人怀疑在抄袭《红楼梦》，但我不能因为怕嫌疑而无视真实的觉受呀。

琼不敢多看那女子，只怯怯地问，这儿有久爷爷吗？

女子说，我不知道久爷爷是谁。

琼说了雪羽儿的事。女子冷笑道，就她多事。

女子说，我不知道啥是甘露……这儿倒有一升黑豆，你带回去吧。

琼想到了雪羽儿叫他求法的事，就跪下了。女子似乎笑了。她说你以为我会灌顶吗？你要是真有信心，那我就给你灌顶吧。说着，她在他头上轻轻踩了一脚。

谢恩吧，她说。

3. 沼泽的那边

出了帐篷，琼记起雪羽儿说她妈在沼泽的那边。

过了那棵被雷殛过的白杨树，琼见到树洞前有两堆骨头。从脑壳的形状

上，他辨出那是野猪的。他想原来那野猪已死了。记得雪羽儿介绍时，说它们还活着。可现在，野猪肉早叫别的动物啃了。琼有种做梦的感觉。

一大堆绿头苍蝇在那堆骨头上嗡嗡着。琼甚至闻到了一股臭味，还有深山特有的霉味。潮湿的气息很浓，枯枝败叶们都腐烂了。琼看到各种虫子从里面钻出望他，都有些吃惊这地方竟然来了这么一个怪物。琼和虫子们互相吃惊着。琼感到好笑。马打了一个响嚏，琼觉出了自己的无聊。

琼看到了沼泽。他折棵小树，寻找马骨。雪羽儿说马的骨头最能刺激马，叫他先将马骨打散。但沼泽很空旷，琼一眼能望出老远。他只看到一头獾猪在挣扎。他并没见到马骨。他只看到有堆粉末状的东西。他认出那是被微生物们分解的骨头。琼想，也许这就是雪羽儿说的马骨了。用不着他打，马骨头早散了。沼泽看来并不像沼泽。要不是有那棵被雷殛的焦树的话，琼就会怀疑自己走错了路。

琼发现沼泽对面真有顶帐篷。琼明白那是感觉，但许多时候，感觉比眼睛更真实。獾猪的挣扎很清晰，泥水在挣扎时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看到泥水，琼才明白沼泽的阴险。它极力显出一副温顺的模样，引他进入呢。那獾猪就是被它迷惑的。那脚印，先是坚印，渐渐浅了，最后才入了泥，而入泥的地方，正是獾猪的陷身之处。

倒是真有好多石片铺成了路的模样。也许它正是雪羽儿说的通道。琼想，先试试吧。他牵了马缰，踩上了那些石片，马不声不息地跟定他。这真是匹好马。石片倒是很稳，马蹄叩上时，有种坚实的感觉。琼一步步试探着前行。行了一阵，他发现那沼泽真是在迷惑他，因为他在正前方看到了那副骨架。马腹以下全陷入泥了，而上身则跟沼泽一色，难怪看不太清。琼想也许是匹野马，但又想要是家马也陷入的话，仍然没救的。马定然明白了琼在想啥，也长嘶一声。琼知道它害怕了。

琼住了脚步，他看那獾猪，发现软泥已经涌住了獾猪的脖子。它的身子已叫沼泽吞了，獾猪高仰着头在大地地叫，其声刺耳。它挣扎得越厉害，下陷的速度也越快。很快，獾头就没了，只有一串泥泡在冒。